復社紀畧

復社紀畧卷四

陸文聲字居實少讀書外父貢士周文潜家時張受先亦從文潜受經兩人同塾得交後受先通籍成進士文聲援例入雍海塩錢肅樂來宰婁于諸縉紳中獨信受先言聽計從行鄉約立約正副博採人言分别淑慝而懲劝之政聲籍甚文聲閤條陳地方利病便文無害肅樂亦採之時有一陶姓悪人所為不法受先惡之列其悪欵欲達當道偶置硯下文聲窃視漏泄其事陶人往張自辨受先知文聲所為因大怒文聲夾揚姓老儒同至張所解釋受先不顧竟欲將文

声號扶老儒厲聲責受先乃止時崇禎丙子三月也文聲不堪挫辱忿恨甚聞上因星変下詔求言乃裒集受先交通上官把持武斷諸事繕疏走入京期登聞上奏逢璽卿王時敏家人階之進謁焉程黨人自韓城德清永新外又有四任子焉一曰朱泰禎文懿公賡之後也一為許曦潁陽相國國之後也一為袁樞文崇公煒之後也一為王時敏文肅公錫爵之孫緱山公衡之子也四人皆以才識通練為相君所倚重侯歷俸著績即破格遷轉方面已有

定局時敏與休仁又以兩世通家誼恩禮較他人尤厚太倉望族瑯琊太原延陵稱鼎峙顯皇之季清河聿興迨至兩張倡立復社門牆熾盛邑中士望若汝南高陽河南譙國諸子弟皆贄居門下時敏之子挺揆撰甥吳世睿世澤俱美秀有文獨外壇坫兩張疑與立異意頗少之時又以吳世睿有家僮張羨者能文章少受業于趙自新兩張收之為弟子列名社錄主人不之許使之供隸役或抄謄羨恥之避之南張所延陵拘縶羨之父母南張為羨請甚力事雖解而

使執役如故羌不能堪舉家徙之武陵吳來之處之
賓虜未幾而張言之學使者簡吳江贊庠延陵控之
當事求正叛亡罪卒不勝久之而張囑知州事周仲
璉攜來之手書造延陵進贖金為羌削隸籍延陵歷
于州父母勉從之而內不能平太原家法素嚴僮奴
千餘深以此為恥而竟無如之何由此怨復社文声
一見時敏告以入京之意前張羌東南張主之時敏
故卿受先甚于天如乃曰相君正仇復社叅之正當
其机但相君嚴重不輕見人而主張党局者惟德清

為政宜就商之曰使人導之蔡奕琛所文聲面進疏稿奕琛即袖入示休仁休仁意中不知有受先且素無嫌怨乃曰誰為張采不過三家邨兔園學究耳焉足瀆聖聰今朝廷所急者張溥耳能併彈治溥當援官如陳啟新也奕琛出為文聲述相君語令削草更進閱數日奕琛復述相君言張漢儒訐錢瞿已逮緹騎此案還列名當併得逮但江南一時興兩大獄恐聳上聽反至起疑不若借端籌餉歷陳奸弊末後指及黨局姑下地方官查覆俟錢瞿獄竟乃具第二疏

指名行遠耳袖出疏稿授文声罷月太倉州監生陸
文聲、確為國賦萬難議緩等事奉旨奏內三吳逋餉
悉由奸胥攬解分派侵吞及花詭私占屯田引税優
免冒濫水利阻撓衙蠹豪奴藉勢詐害并宜興燒劫
崇明獄案未敢以實形明告等項俱關地方重大情
獘著該撫按逐欵查明明白奏奪至太倉復社結黨
恣行把持武斷提學臣所職何事致士習囂横若此
著倪元珙一面查究懲飭仍據實回奏俱不許隱狥
取咎

復社奉旨後天如使人謂文聲子茂貞曰忝在同里與尊君素昧平生若因他人負罪而無故加兵是城火地殃也如陰隲何茂貞因疾赴京為文聲述天如語文聲以詞直默然不答茂貞進曰復社党與遍天下獨不為子孫計乎文聲乃許之時社中夏允彝陳子龍吳克孝皆候選在京克孝又文聲中表弟也共計文声君京師必為浙人頤指莫若說之就選出之子外社局始得安乃醵金為部費使擇善地員缺文聲恐有報復克孝等為之盟誓以堅之始允就選令茂

貞歸報丁丑某月茂貞北嚮天如偕之謁蘇褚道馮元颺郡知府陳洪謨言文聲已就戮無復更有後叅矣元颺洪謨達之學臣倪元珙謂可具疏回奏元珙言須得生徒主名數人然後可以塞請否者恐得罪詞臣徐汧謂元珙曰社中多才儁科名恒出其中但使社局得無恙公祖日前雖暫詘後必大伸元珙以爲然乃據府道申文具疏回奏曰臣受命督江南學政奉有復社一案夫結社會友乃士子相與考德問業耳此讀書本分事不應以此爲罪陸文聲挾私憾

喘讕詆欺故奏事不以實熒惑上聽臣昧死據實以聞其所措名以事外廢生頤思敵陶鎮（一本作鎔濟）江德淳董士鎔錢渡等工奏有旨責元珙隱狥著降二級調外任倪元珙既外轉繼任督學者爲山東亓瓊時社局諸公疏參溫相無虛日蔡奕琛促文聲更具第二疏指名參奏當視稽啟新例授京畿道御史文聲不應祥言他事以謝時虜兵已出口歸巢乃疏劾祖大壽屢至不能力戰屢退但言尾追又疏薦劉澤清勇敢善戰德州賴之保全標任里居大學士馮銓捐家貲募

士囯守涿州其功不細均應叙録亡何基臣美思廖
孫叅温体仁力辨而惧不能安位再援指文聲叅元兼進用學仁叅元寛[illegible]內有[illegible]仁[illegible]托[illegible]疑體仁
寛進學冒濫宜行追論体仁因邀温旨復入直未安
位再援文聲叅元寛進學冒濫宜行追論体仁因邀
温旨復入直未幾文聲選湖廣永州府道州吏目以
去其前叅復社一案有旨下亓瑋再勘瑋会丁艱歸
齊人張鳳翮代為督學延聘川羅萬藻號文止閩文
鳳翮學政為萬藻一手握定復社再奉嚴旨鳳翮卒
置不覆奕琛計無所出左右有言前泗州衛運弁李

應實以逋運負罪居戶部繫奕琛使人授之旨借條
陳漕政利弊為周之夔辨寃通政使奏聞有旨周之
夔是否因病乞養還着該撫按確查擬實具奏不許
狥飾取咎撫臣張國維按臣路振飛下道府查報道
臣馮元飈覆言李應實假借言事代人游說妄引祖
制與漕例不合乃引紅砰例坐應實說謊欺君罪在
不赦應實懼及禍抶奕琛手書至閣令之夔赴闕辨
白原官可復得且有不次陞擢之夔毋服未終應命
九年八月之夔先具呈應天撫按

原任直隸蘇州府推官今告病丁憂周之夔為聖明去位情由仰祈轉達天聽以昭苦衷以免罪咎事之夔去位小臣甘心泉壑何敢復預天下事乃伏處苦塊親友喧傳之夔姓名又蒙聖明詰問罪且不測急借抄傳邸報果見本年六月內有戶部一本新運伊通事奉聖旨周之夔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還著該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狥飾取咎夔跪讀不勝驚駭夫以踈遠外吏奉法無狀兩度乞身聖明不即加誅優容其去已浩蕩難報今廢棄年餘不才姓名

猶預部疏得被清問雖未見全本不知事起何因變
罪何所然天語煌煌下及微賤已感激洒詳思粉骨
碎身上報主恩而無從矣惟是之變去位情由實因
崇禎六年十一月內原任太倉州知州劉士斗從鄉
紳翰林院庶吉士張溥原任江西臨川縣告病知縣
張采持議以風災申文欲將長洲吳縣常熟崑山吳
江五縣之軍儲輕粮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盡歸
本州永作長例而洒出本州額內漕粮四萬五千一
百二十八石攤派五縣為代完時完期已迫州民停

解觀望變忍誤運往復辨論而二紳持議甚力勒變
轉詳且刻有軍儲說以示必行變情急面稟兩院揭
稟總巡二漕院以駁其說緣該州只申文兩院故變
不得不具揭辛漕院前撫院莊批州申云今歲蘇州
風災正等太倉與各邑之漕糧軍儲果否堪以互兌
仰府確議查報按漕二院各行牌催兌而太倉州額
糧原一十一萬五千餘石時僅報完一萬石變過艱
紳民出米是劉士斗後來得逭誤漕之罪寔萎爭執
之力然同舟共濟職分當然任怨則有之初不敢居

功也不意越十二月十二日知州劉士斗因署崑山縣印減遠米脚價激泗州衛指揮張景文等軍变嘗總巡二漕院劾疏中追録變一月前言太倉州不宜洒兑之揭聖奉旨劉士斗違法干譽紊乱漕規該部從重議處崑山兑粮鼓譟事情即着為好善確擬具奏棠部覆又奉聖旨劉士斗違紊漕規致有鬨変何得復地方着降四級調用原變前揭只就漕言漕未及劉士斗他不公不法諸陰事使士斗不激軍变必不論劾降處聖明僅處違紊漕規之州官未嘗及偪

議把持之鄉紳也為張溥張采者亦可以已矣乃憤其說之不售圖為州官報怨主使復社生徒于甲戌七年四月初一日公粘謗帖誣夔受州同林朝欽賄囑揭害劉知州遂擒毆林朝欽于公庭即係劉士斗鮮救又播蜚語于京師謂夔害知州劉士斗同知晏日曙夔不堪誣蔑雖毆衆怨動文自劾并出揭于故大學士文湛持自明求去掌院基憐夔無罪又曲全鄉紳不忍并發含郡士民保留迫切前任蘇松道周至屆憲休臨府署强夔起視事夔自料海濱孤立而

張溥張采為復社盟長主持東南半壁天下爭奪生
殺威在其手夔必不免夔嫡母蔡宜人因夔失母撫
遇(過)已出相依為命年已九十在家慮夔及禍驚危成
病屢次招隱即夔本房坐師春坊庶子許在京屢書
促夔行勸兩院笑夔善去避禍遂以本年九月十六
日告乞終養兩院准為具題下吏部覆本省得推官
周之夔拮据著勞肺石稱直捐纂具見才守運漕縴
有苦心就其爭執太倉漕儲亦是奉公維法之念至
謂援引養親謝事殊非肩勞任怨之心但查本官母

雖垂老親兄尚在承歡有人菽水非乏況當金閶多故又值漕兄方新正王事靡盬之時豈臣子依親之日所宜勅下該撫標衙門仍令照舊供職庶本官得展任事之能而地方再收得人之效矣奉聖旨是該毋子不忍相別且二張声言若敢再來定以他題下石人人皆為變色不得已兩次哀求兩院再為代題終養不允變懼違明旨傍徨就道于八年二月初三日復任而恐懼禍憂煎成病屢乞休蒙兩院具題奉聖旨准致仕去方變在境上候命聞家報言變毋因

夔出門後悲愁病危思與夔一面夔稟明兩院憲念至情准于七月二十日星馳八月初七日抵家僅及與母永訣嗚呼為人臣不能報國為人子貽親之憂忠孝兩虧夔何以生為哉續憲院臺哀夔不棄准報丁憂文為咨吏部又憲巡按御史王復命倘薦云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清操勁骨實學真才當考成之時急以歸養引請又復任之後旋以母憂成病與疾抵里與母永訣越一日而母逝是不獨才可經世而孝亦可作忠矣似當聽其服闋赴部補選者也通

計夔在任時足三年零六箇月當各院正荐一十二次提荐三次查盤明白當擺紀録一次七年正月大計當部舉卓異一次今既去之後又當院臺咨部荐剗無已其履歷去就本末昭然獨與知州争執漕規觸怒二張百端加害小臣無從叩閽自白惧致亡身及親老母倚門孤危乞命情勢窘促而旁觀事後不平謂跡涉托故當聖明遠照查詰恐罪陷欺誑雷霆之下戰慄匪寧乞臺憲俯察愚臣本因職守仰思明主可與忠言将夔去任情由直説護漕念争果係初

時實屬養親告病亦出後來真情庶荷聖慈寬釋萬一罪不可赦夔甘身受何敢上累恩臺下欺他人況明旨命確查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森嚴若此而夔爭執漕規之事衙門有案牘各院有批語御前有嚴旨海內有共知似难稍飾其爭之是非去之可否夔與劉士斗張溥張采俱無可逃死似难曲徇臣子於此只合束身待戮安敢更朦朧支吾自陷不忠大罪咎將誰歸夔憂制未滿莫能躬詣懇恩別白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為此合備前由另具書冊遣義男周進

實投伏乞照詳確查據實具奏施行申文達應天撫
按莫為申理之變乃叱馭入京
崇禎丙子九年十月原任蘇州府推官告病丁憂周
之夔具復社首惡亂漕僭逐官殺弁用党蔑旨疏
曰崇禎九年六月見邸報戶部一本為新運伊邇等
事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著該撫按
據實回奏不許狥飾取咎臣伏讀驚惧以廢棄小臣
尚蒙清問捐糜無地惟是臣戕光護漕受翰林院庶
吉士張溥江西臨川告病知縣張采毒害天下共知

撫按不敢言即近奉聖明嚴究復社天下共快而溥
采正復社首惡寧代受譴莫肯實對者同黨相護也
切照蘇屬漕糧九十三萬石州縣各有定額而太倉
鎮海二衛軍儲四萬五千餘石分派長吳等五縣支
給崇禎癸酉六年十一月溥采假救荒用奸書宋文
傑謀奪各縣所派盡歸掌握歲扣萬金而本州漕兑
洒各縣代兑今州申文自剋軍儲說勸臣奉行臣思
祖制軍儲與兵糧皆分派協濟不使聚于一處意于
一人防奸雄藉手耳溥采身居海濱阻險一旦欲聚

軍儲意欲何為況州漕郃縣誰甘鄰燮未經題請誰
敢亂制利害所關臣安得不爭及劉士斗署崑山減
遠米腳價激泗州軍變漕臣烏安善錄臣前揭疏劾
荷皇上寬仁但降處州官未誅求豪紳也溥采可以
已矣乃對訕朝廷以臣洩忿粘布謗帖大肆詬逐臣
見兗齡屢文乞休臣母蔡氏在家聞禍驚懼臣師庶
子許士柔南司農鄭三俊皆教臣急去避禍今知府
陳洪謐時在南部亦手書促行撫按不肯實題勒致
告養臣出門溥采主[illegible]覺頓斂思陶鏞等罵毆又坐吳

江沈初馨家伏奸再逞臣隱忍而去不意行後有運官

李應實義激條陳漕政中傷臣去奉旨查議及吏部

覆臣爭執軍儲奉公維法肩勞任怨親尤尚在養例

不合得旨照舊供職臣畏謗采情求撫按不允再題

奉旨復任謗采又假手下石臣慮禍思親憂煎成病

囑醫徐繼芳藥害臣不得已告病致仕到家一日僅

及訣世終天抱恨切思幼學壯行幸逢堯舜豈甘曲

棄況俸幾四年正存十三次紀錄舉卓異遭此不得

考滿榮親竭忠報國然棄一官而下爭一郡久遠利

害上護朝廷三百年漕規臣子當為困窮不悔溥采可以已矣又恨應寶公言創稿授腹吏翁思礼令府臣陳洪謐稱臣並無争漕道臣馮元颺不依律例擅引紅牌坐應寶說謊欺君訣弁辦寃通政使焰政紀咨部復荷聖明洞焰臣九年八月本年正月兩次具呈僅路振飛批會據寶溥采仍把持狗飾夫臣争漕一案勿論士民公呈各院批語鄉紳書牘即御前有屢旨也溥采敢蔑視而陷殺運弁以伏殺臣之機威力制縛使箝口無訴臣安得不急求救于君父哉況

當日撫臣張國維有為門下拂衣討必有一通點題目始便措處之語前撫臣祁彪佳有不佞欲以州官與門下去就分為兩截不必粘帶一團之語原書具在則臣去任情由今日豈容狗飾至溥采自誇社集之日維舟六七里祖道六百人坐徒妄立四配十哲兄弟致號常侍天王同己者雖蹻跖亦曰聲氣異己者雖曾史亦曰逆邪下至娼優隸卒無賴雜流盡收為羽翼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進身有司不必社必不得安位每一番歲一番科攀勢始溥采操權飽欲

孤寒斂迹惡已彰聞猶爲壅蔽臣恐東南半壁從此不可治矣其他埜場弊竇盜賊詐鄉民有証據之贓已累鉅萬一疏難盡容臣列款詳奏臣母服未滿何敢冒瀆緣受害寃深奉旨嚴查猶經年寢閣萬不得已乞千里匍匐伏闕臣孤立無援攖此雄鋒自分必死然生無可報國不惜捐軀以明漕儲利害朋黨罪惡伏望皇上立奮乾綱大破黨局提張溥張采與臣面鞫得實乞斬溥采以謝朝廷併斬臣以謝朋黨奉旨該部嚴查具奏旨下日周之變復呈懇都察院咨

下撫按督學衙門速奏回

二月督學御史張鳳翮久不回奏（復奏）年例外轉

丁丑殿試狀元為劉同升榜眼為陳之遴探花為趙士春三人皆復社天下榮之先是淮安府推官孫肇興識夏曰瑚公屈于童試以儒士入場而肇興分房曰瑚卷適在其房取中頭卷末得趙士春卷奇之意在推敲主司令卜之肇興見兆曰兩君後皆為名臣不可軒輊也乃舍之迨辛未曰瑚以第三人及第而士春歷甲戌猶未得遇時士春制義力摹先輩非復向

時才情曰湖曰不售由此丁丑曰瑚會闈分房士春亦以第三人及第時謂衣鉢相傳後先不爽浙人忌之題其榜為社榜云

初丙子南場禮記分房松郡節推李瑞和才而佻與華亭諸生潘宸通關節有定約矣編號者失檢初場卷號誤編太倉增廣生孫以敬二三場則無訛榜發以敬魁選宸落孫山及揉[歷貢]公舉三聯卷以敬之後場則潘宸卷也宸家富交遊廣捐重幣而不得雋刻揭言以敬割卷弊中以敬天如門下也言之郡守方岳

貢制裒使不得逞偕瑞和迎入衙署許以貢入北雍来科鄉試補蓰裒不得已勉從之故事中式舉人刻硃卷三場俱倫以敬硃卷有初場而無後場亦一異也以敬赴北會試裒尾之而行意尚不能忘吳偉業聞之密為以敬地時會闈禮記房師一為夏曰瑚一為羅大任偉業以以敬囑之既入闈曰瑚病痢劇甚同簾入視疾曰瑚口已不能言見枕畔有一卷大任取閱之尚未動筆衆皆曰此必胥公所心賞也遂薦之主裁者知其故因皆批取中拆號果為以敬卷曰

瑚萬舉發于劉潘袁見以敬聯捷乃無言而歸

六月司禮太監曹化淳使人發張漢儒陳履謙陰事

訐之東廠掌廠太監王之心與錦衣衛掌印指揮吳

孟明拷訊得實立枷長安門譙崗之獄乃解

其日大學士温体仁再疏引疾得旨允之遣行人吴

本泰護行馳驛歸

温体仁辭朝揭薦太常寺卿少薛國觀大理寺右少

卿蔡奕琛等六人可大用上納之

八月陞太常寺少卿薛國觀禮部右侍郎拜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大理寺少卿蔡奕琛刑部左侍郎蔡
國用工部右侍郎范復粹刑部右侍郎
其年閏四月工部主事朱國壽一本為假言騙官欺
君辱國懇乞明斷立加褫逐以雪公憤以光青史責
切惟六垣之長表帥諸司風厲天下為皇上耳目第
一官責綦重矣所以皇上慎選其人拔之制科徵其
才品試其治行尤必考之鄉評酌之公議凡此蓋恐
一落豢狗遂辱官方辱朝廷以辱天下後世也今陳
啟新何物么麽假滅祖叛聖坑儒亂世之言遂騙六

恒之長謂皇上用之誠可以愧制科勵制科矣獨不
思啟新久為漕運刑司書手免狡楫營之醜舞文弄
智之奸大有所得遂饋武舉謂啟新為武舉也雖小
辱夫絶無糾糾壯氣謂啟新為文士也錄寫掾役可
是謂諂吉人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大言無忌才品
何在治行何在鄉評公議又何在乃竟儼然恒長也
臣昨歲治內江時聞之猶以為此必異人皇上嘗賁試臧
乃在尋常之外諒漸數奇見樹奇勳以應皇上闢門
之求以短制科之氣使天下後世傳誦皇上當吏叙

劇寇之時有此撥亂反治之一異人也孰知日以及月月以及歲不過數陳習套以塞責大負皇上委任之心皇上期望之意幸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陳啟新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著降二級照舊銜欽此大哉皇言已窺破啟新之假騙矣用一格外之啟新未暇計時之上理祗以長宵小躐等無上之奸啟匹夫無級而升之膺當此劇寇猖狂尚可鬧此端以引叛亂哉天下之人不敢言惟輔臣可以言輔臣休容之度不屑言惟省臣臺臣可以言聖省臣臺

臣而不言非不言也臣知其故矣大約謂我制科也陳啟新一書手也制科而與書手爭不智矣遂成啟新之變面各自尸其位此省臣章正宸前疏恬嘿自完但獲一官有味其言之也噫嘻輔臣應挽回而不言臺省臣應駁正而不言使一官生揚光先而言哉臣有感于制科之不必設而汙流吏輩不容不言臣之言啟新見皇上大破畏徇之諭旨並章正宸疏中之恬嘿自完暨楊光先之言有激而言也臣之言非有私也第求為侃侃之忠臣絕不願為嘿嘿之良臣

以負皇上之納言天心回而霖雨布果宸斷立見除邪將天開泰運而澤不溥于無疆爭遂出位妄言不避皇上斧鉞之誅不避啟新報復之慘伏乞皇上鑒臣愚忠寬臣狂瞽睿照假騙以申語庶傳之天下後世聖明一轉環間而欺昏之穢青史增光矣奉聖旨陳啟新已有旨了朱國壽何又煙襲瀆陳至獄祖叛聖坑儒等語尤屬誕妄着吏部議處

九月左諭德黃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廷辯觸上怒降江西布政司都事

鵠程謝政淄川張至發為首輔
十月應天巡撫張國維具疏回奏為直陳漕儲無誤
之實理官去任之繇明公道以祈聖鑒事崇禎十年
七月十三日吏部咨原任蘇州府推官今致仕周之
夔奏為復社首惡擅作福威豪亂漕儲逐官殺弁事
奉聖旨云云咨查崇禎九年八月戶部為新運伊邇
漕政可虞事掌部覆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繇是否因
病乞養着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狥飾取咎職時
身在行間未遑會覆且以周之夔嘗疑逞臆久當自

悔不意其母服未終赴京上疏復奉旨嚴查矣夫之變之去任謂由爭漕也臣請先言漕儲之無悞以破其借端可乎蘇郡兑漕之外復輸倉粮以養本地之軍名曰軍儲漕兑苦于横軍勒索耗贈日增而軍儲乃在地方交納絶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四年太倉州值風潮傷稼知州劉士斗請將他邑輕粮軍儲歸之州額以本邑漕運扣還各邑此在州言州出于救荒之迫念前撫臣莊祖誨有漕儲二項豈得更易互兑之批前案臣祁彪佳有漕運届期作速料理毋使

州民藉口觀望之批事遂不行至士斗署崑山為運弁張景文逞兇毆辱事在崇禎六年十月與太倉軍儲之議原係兩時而事迥不相涉且其時崑民相率完兑亦與太倉無異漕儲之無悞亦已較然矣無所悞而何必有爭無有爭而何以求去則因有私揭一事為公論所擯乃借題以相陷也之夔與士斗同年同事然懐有夙隙暗將士斗恤灾詳文指為献媚鄉紳具揭于總漕及巡漕二臣而撫按不知迨總漕覆漕二臣因崑山縣運軍狂逞并糾士斗引軍儲一節拈

出之變私揭于是都中訛議之變者籍籍臣時叨有
撫吳之命實稔聞之之變見士民籲留士斗自知無
所容于衆論去志從此決矣其詳文有曰總漕巡漕
採職言入告致劉士斗為法受過職獨何心安位苟
容以此數語真心未泯深慚私揭之非可為去位之
鉄案所云悞漕爭漕皆蛇足也初次具詳即以終養
為詞及轉展求去勢不可留臣惜其才異以善全其
終就衆詳所請歸養代為具題誰為强勸之受過業
恩復抚臣等交相慰藉人情絶無齟齬之變可以相

安美忽爾成病一卧數月與疾竟歸北固國人所共見聞非有他端臣又不得不為具題矣夫前之求去由私揭發露有漕臣之疏可稽後之終去由真病經綿有道府勘詳可據乃曖昧之情欲揜覆于已陰陽之患互委咎于人幾于不可控揣其意不過從一官起見然不妨徐為申理胡為當陸文聲張漢儒高張之時奔馳赴闕拾其餘唾但知好秀自己不顧衰服在躬士類鄙之臣又焉能曲庇之是至於疏中摭拾語語張大其詞似乎張溥張采有紊亂把持之事宜

動聖明詰究臣等為朝廷執法如果壞漕干紀致後
鷹鸇之逐但年来漕况如故軍儲如故旗軍與百姓
相安如故其相生端者獨有之變與欠漕之奸弁李
應實耳然之變即百端借訐張溥張宋無片語相干
又國人所共見聞也若仍舊而坐以紊亂則漕運之
功令無憑若静聽而坐以把持則紳民之耳目俱亂
臣正為漕政慮為地方慮不能增無事以為有事也
臣會同巡按御史王志舉合詞據實上奏仰祈聖鑒
施行得旨下部該部一併条看来說

爾時又有怨恶復社者託名徐懷丹製十大罪檄其詞曰復社之興主為張溥佐為張采幾二十年下亂群情上摇國是種種姦慝禍變將来眉睫愚衷痛嘗著論說于數年之前而伏在寒陋畏禍莫敢倡言今賴祖宗之靈爽天子之明聖闢聰遐矚不遺芻菲發察其逆恶布告天下將有懲創之舉海內風動企踵拭目謂流冦可靖夷氛可息凶荒可救太平有日不勝喜極破涕但伏思之公道久廢正氣不伸蠱惑既衆詭誣復多使不明正其罪狀將復飾說以欺罔

禍本不除必滋決裂迨其傾覆挽回何日用敢節舉
十罷閒訴四方上冀天威銷羃之有日下幸世道至
公之猶存凡抱忱共祈鳴鼓
一曰僭擬天王春秋之法誅心為烈素王之攺正名
為先惟天王至尊故稱天以臨之降自公侯不敢匹
也張溥何人敢僭號天如武曰此妄自尊大耳非其
心也何以有朋聚結衆之社始名應社者易曰湯武
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今名復社者易曰復見其
天地之心也溥固讀易者也居聖朝而萌革命之志

為臣子而冒天地之稱是可忍孰不可忍乎或曰此隙自僭擬耳非其著也何以揭示同志之畫前額名文臣者語曰一臣天下也繼額國表者詩曰表正四國也無將之心溥固儼然命之而無忌矣或曰此名適湊合耳非其質也何以更有稱朕稱妃之實跡其稱朕者一再見于擧要録之後批也容可竄也其稱妃者則直勒諸碑文墓誌之首也不可沒也鹿馬之指溥復公然居之而不疑矣張王治張源張漣張質先張濬張泳等時稱十常侍謗呼十大王挾以江南

小天子之咸令跨縣連州聚財納賕隱姓埋名一名李搏一名京應沈意欲何為甚至金錢較射一郡拳勇之徒趨之若狂則張采實輔吡罪之魁也其罪一也

一曰妄稱先聖仲尼至德遠于堯舜蕩蕩千古莫之與京濤采何人竄竊其位號而南面而聖人趙自新張詛王家穎蔡仲文名四配孚肇敬煥徒曰十哲呂雲孚吳偉業周肇孫以敬許渙金達盛胡周鼐周群吳國杰穆雲桂等十弟子人人公輔贊于七十處處同門數過三千口詩書而蹈無賴躬奸宄而矜聖賢誕妄不經侮戲凌蔑其罪二也

口曰煽聚朋黨朝野請寄為福至治大道為公官進勤職守士子勵志行貴賤不可相援出處何必互殉茲者沿戶聚徒到處要盟勢利行而廉恥喪奔競急而業務褻乃至千里赴會停橈動以億萬艘一刻輿謁簿註輒已盈箱贄儀行賄勤于輸輓郵筒薦引急于羽符下至僧道優娼入社而聲價驟貴徵至星醫卜相入社則技術乃行上方三君八俊品行何稽下比八關五鬼奸鄙已極嗚呼從來朋党雖清流人望鮮不起釁國家況乎此輩有不為衰亂之階乎其罪三也

一曰妨賢樹權夫賞罰者人主之柄取舍者賞罰之原今未及比試名第預揭若非周張之徒即楊顧之黨（周為周鍾楊為楊彝顧為顧夢麟）魁元成于崙頫增廉定于赫蹏遂使司衡空設登落一決于黨人好修無憑榮辱惟視乎盟社嗟乎明主求賢惟日不足今年嚴試較明歲復存樂語諭不下數十靡費動以萬計然而總不出薄采之黨則何不直宣二子博徵國表諸士咨以王伯之畧富強之策與拳勇騎射方術之輩上不至升天下不至入地凡宇宙可辨之事古今曾有之人

無不羅儲于社中稽名進用考較不煩帑藏不費閑
防不設時日不曠豈不私公交利乃使黜陟謝于私
門恩威不出主上何其謬乎其罪四也
一曰招集匪人夫賓謁不拜之士杜門自守卓犖之英替
折為蓋故子治不通交于高蔡巨勝獨抗節于伯卑
跬步自好出處可觀茲何獨拜床下不過名豪權貴
之家傳經帳中悉是財虜貔雄之子汎首高尻庸恥
掃地憒金扶剩奸宄揮天同門分據于要津竟渠羽
翰其門戶或號神行太保孫孟樸或呼智多學究曹闇遠

傅撤星馳電發宴會稽丘園林夫公荐國寶桃李猶嫵私植陰署隼犬爪牙將以誰施豈無異人誤附狡窟徒令菜傭浪誑仙丹然而醜類既繁能無邪慝之作怙勢無已必有睥睨之心此其罪五也

一曰傷風敗俗蔑倫斁于門帷化行務去澆漓故修于家者不驚其名篤于志者不惑乎勢里俗所以樸熾政令所以易施也今者蠅附蟻趨成炙手之勢熾孤攘鼠竊深腐心之陰謀或士子而挿盟當道或縉紳而奴隸衣冠富貴為遊子可以逐其父名勢所倚

弟可以傾其兄惟利是親惟名是友貧交賤戚弃如仇冦老成悳士賤若死灰故時俗所稱五倫僅有其二二者又喪其半蓋謂父知愛子子不知愛父情篤夫婦炎凉轉離合也其餘長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有乎如此悖悳習以成風恬不知怪此其罪六也一日謗訕横議政治得失有言責者當建明有職守者當奉法且其才可用雖祁奚何惡于仇爲無所取即焉服不私其子所以效忠貞而示至公也茲者黨人未即大用則怨不是朝廷黜其私人則相不是惟

復社乃有經術惟復社乃有功名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我朋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曾閔夷齊閉門難稱德行張韓衛霍寡交難列才能衆噓飄山聚葦杭海遠其毀蔣王公可驟失貴邀其盼睞寒暖可立致身噫嘻賤露知冰盟社至此殆莫測其所終此其罪七也

一曰污習喪品士子人倫之羽儀縉紳國家之楨榦志趣不高明無以為風化行止不端謹無以為事功惟茲復社名爵所聚慕效攸關乃游博馬吊之戲老

傳而童習中篝貫豎之言途誦而口占誇豪舉于一
擲鉛銖動成詬詈罵欽笑于千觴別袂已見睚眦旋
譏朋誘貪同椎执謅欺詹謔薄若鋒刃座則紅粉成
行宴必梨園空國使財匱民媮姦賊莫拔端實由斯
此罪其八也
一曰竊位喪功竊有操守故違有廉節學務沉密故
事多幹理才德若何平居可々今此復社歷數名貴
指方多屈實總成績錄無片長大較處錢穀則費索
而後國備司銓擧則最黨賄而殿直理刑獄則端溺

混而富貴別臨戎馬則戰勝紲而遜避精種種伎倆惟見諂晦班班功效何人建明夫小國多君子十室有忠信豈堂堂天朝曾無一人展頗牧之猷追管樂之略卒使明主有仰屋之咨忠良同晨星之數與戎無功幹方莫理乃至于此良由此輩攻尚怪僞立悍權黨懸旌呌噪攘臂衝鬢使風聲之子罔迷而失所擧瓌瑰之疾懷蓋而不肯于故人才零落衰弱日見也自是制科無人不得不任貂璫文臣無人不得不進武弁謏謀無人不得不詢矇瞽理勢必然無足怪

者今不自尤平日鮮志操少學術無以慰聖天子之
顧望死不足以塞責乃群相致憾于引用之謬流品
之雜為銓衡頭選之累抑何說歟此其罪九也
一曰召寇致灾側陋揚而幽憤釋真才獲而任使精
殄盩所以消寇亂所以平也今社黨布結橫于朝野
主司無非社友府縣多是用徒盃酒相嘱駑驥可以
更價苞苴所遺鴆鳳無妨變形故雅修自重有維谷
窮途之嘆撲直不阿無端被譽浴之恩怨毒憤盈則
好亂樂禍之徒不呼而集悲愁沉滯則衍怨陽伏陰之

變有名而來近歲風蝗紲作流冠陸發使骨血淵于劍鋩羸弱轉為溝瘠天人之應實有相因此其罪十也

嗚呼牛李興而唐不振蜀洛角而宋用衰其時尚多端偉之人又不慮百十之數然而旋類太別則好惡恒儕志氣既乖則爭鬬必紛積輕成重羽可覆舟上誤君父下悖物情自來禍本多出于此況以越州喻郡之衆諸教雜流之伎誣罔驕狠之習險詐諂鄙之諶相牽推戴此狂妄之溥采閉賢路絕公道布爪翼

恣貪詭靡人不有靡亮不為而以賦嘉斯民疑誤主上雖社稷靈長之福萬萬無窮亦豈堪為斯輩朘削乎是真當痛哭流涕而急以上聞者也某等草野疎逷忠憤自矢伏讀制書嚴切仰望鋤奸誅叛澈濁揚清不得更容逆黨蒙蔽反覆永長亂源如其有此則君子之道終消治理殆不可復非志士裂冠毀冕之日即忠良忘生勵節之秋當不憚君門萬里要斧鑕而鳴其罪矣特此露布以彰公討至于吞噬武斷耗磬鄉曲又適行之惡非賊國之原無重爰書何堪毛

舉崇禎柔兆困敦歲強圉作噩月嘉定徐懷丹布

張溥著書甚多有七錄齋集七錄齋近集史論一編二編史論畧春秋三書若干卷所輯有十三經疏及合纂史則有歷代文典文乘及崇禎大典尚未成已行世者有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評定南北史魏齊周書子則取文選廣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芟之名曰五芟合漢魏六朝諸文人共百有三人名曰百三名家集古今奏疏名曰歷代名臣奏議

甲戌八月五日校扵繡佛幢

復社紀畧終

社局總綱

殿

崇禎元年　前丁卯應天鄉試張采中式經魁　張溥恩貢　正月周鍾選社十三子文行世　二月會試黎元寬張采徐汧蔣德璟周鑣金聲皆中式

三月殿試蔣德璟中探花　張溥廷試高等

成均大會　蔣德璟授編修　徐汧金聲庶吉士

黎元寬周鑣俱禮部主事鑣南禮部　張采授臨川知縣　十一月溫體仁訐錢謙益召對廷辯謙益削籍　枚卜閣臣欽點韓爌

己巳崇禎二年　尹山大會　用內臣　十二月周延
儒為東閣大學士
庚午崇禎三年　六月溫體仁入閣　八月應天鄉試
姜曰廣為主考熊開元為房考　楊廷樞中解元
張溥吳偉業皆魁選　吳昌時陳子龍夏曰瑚
並中式　陳際泰亦舉於其鄉　金陵大會
辛未崇禎四年　二月會試首輔周延儒為主考李明
睿為房考　吳偉業中會元　張溥中會魁　楊
以任馬世奇成德管正傳周之夔劉士斗並中式

三月殿試吳偉業中榜眼授編修　張溥庶吉士　周之夔授蘇州府推官　劉士斗授太倉州知州　五月錢龍錫戍定海衛　吳偉業疏叅蔡奕琛

壬申崇禎五年　張溥給假葬親歸　虎丘大會張溥為盟主合諸社為一定名復社列國表社集行世　十二月周鑣疏諫用內臣奉旨削籍

癸酉崇禎六年　黎元寬授浙江提學副使　六月周延儒馳馹歸　温體仁為首輔　行磨勘　八月

應天鄉試（蔣德璟爲主考）劉士斗爲房考　陳名夏胡周鼒歸繼登皆
中式　周之夔申許張采張溥劉士斗　劉士斗
降級離任

甲戌崇禎七年　二月會試溫體仁爲主考文震孟項
煜爲房考　陳際泰吳昌時光時亨黎志陞周仲
璉皆中式　仲璉授太倉知州　鼒周之夔致仕去
旋丁艱　十二月黎元寬革職

乙亥崇禎八年　七月文震孟拜東閣大學士　八月
行保舉　撤回內臣　召起劉宗周惠世揚黃道

周　十一月文震孟閒住　逮庶吉士鄭鄤

丙子

崇禎九年　二月三科武舉陳啟新建言授官吏科給事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獄（德攻溫體仁章凡十）上　八月鄉試孫以敬周家玉俱中式　十月奪情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具四正六隅疏及均輸事例疏）

丁丑

崇禎十年　正月張漢儒疏訐錢謙益瞿式耜奉旨逮問　二月會試孫以敬中式　三月殿試狀元劉同升榜眼陳之遴探花趙士春　陸文聲疏論復社　倪元珙疏覆復社降級調外　六月溫

體仁致仕歸　八月薛國觀入閣

戊寅崇禎十一年　吳昌時赴行人任拜首輔薛國觀門下　薛國觀疏題歷事監生王陛彥為中書舍人

己卯崇禎十二年　三月考選吳昌時考授北科欽改北部授禮部主事　八月鄉試周鍾趙自新張若羲吳晉錫並中式　磔廢吉士鄭鄤於市　九月楊嗣昌督師討賊

庚辰崇禎十三年　二月會試胡周鼒中式　四月黃

道周解學龍逮下詔獄　六月給事中袁愷疏叅
貪官受賄首輔薛國觀回籍冢臣傅永淳少司寇
蔡奕琛並逮下獄　十二月吳昌時告假歸　左
副都御史葉有聲逮下獄　薛國觀即訊

辛巳

崇禎十四年　三月楊嗣昌自縊於軍　四月召
起舊輔周延儒賀逢聖張至發至發辭不赴延儒
逢聖應命　五月張溥病卒年四十　八月薛國
觀賜死中書王陛彥棄市各籍其家　十二月黃
道周戍辰州衛

壬午崇禎十五年　三月吳昌時起官禮部主事未幾
改吏部文選司郎中　四月起用馬士英為鳳陽
總督　六月枚卜閣臣欽點吳甡陳演黃景昉　下
冢臣李日宣於獄併及司官　八月鄉試　黃道
周復職　皇極門粘貼二十四氣　姜埰熊開元
廷杖
癸未崇禎十六年　四月周延儒視師　五月周延儒
放歸　七月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九月會
試時賊勢孔熾故移會期項煜為房考　會元陳名夏　吳

易張若羲黃淳耀周鍾朱積皆中式　十二月周延儒賜縊　吳昌時棄市

社事標目

卷一

禦　周之夔劉士斗　張受先軍儲說　劉士斗申

文　周之夔私揭劉士斗　劉士斗罷官　復社檄

逐周之夔　張受先覆周之夔書　周之夔致仕去

任　周之夔刊送復社或問　吳鍾巒貢入北雍聯

第　項水心討奪會元　張天如忝預朝局　黎左

巖詩文紙貴　溫體仁密揭提學官員進學冒濫一　李康先疏

提學一官嚴加責備　黎元寬以磨勘革職　路振飛賦役不

均疏　又民壽賓多疏　張受先隸樸　兩張治惡

奴衙蠹

卷三

章正宸參陳啓新疏

卷四

陸文聲入京　四任子　王吳子弟不入社　吳氏家僮張堯　王時敏怨復社　王時敏導陸文聲見蔡奕琛　陸文聲參復社　陸文聲就選　倪元珙降級調外　陸文聲第二疏他伴事詰　張鳳翮延羅萬藻閱文　李應實為周之夔辨冤　周之夔達撫按申文　周之夔參復社疏　丁丑殿試稱社榜　潘宸孫以敬　孫以敬硃卷無後場　朱國壽參陳啓

新疏

張國維覆周之夔疏

徐懷丹討復社十大罪檄

張溥著書

附録

復社始末

秀水朱錫鬯曰天啓甲子吳郡張天如溥張受先采楊維斗廷樞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朱雲子隗王惠常啓榮吳來之昌時金沙周簡臣銓周介生鍾檇李錢彥林梅共十一人為應社既而昌時梅謀大之為廣應社貴池吳次尾應箕劉伯宗城涇縣萬道吉應隆蕪湖沈崑銅士柱宣城沈眉生壽民長洲徐武子樹丕咸與焉崇禎初嘉魚熊魚山先生宰吳江好扶

植後進邑人吳扶九翺藉祖父之貲會文結客與嘉興孫孟樸淳最契厚乃偕吳去盈允夏沈聖符應瑞等倡舉復社大會於吳郡群彥胥來雲間幾社周勒卣立勳陳臥子子龍夏允彝彝仲徐闇公孚遠徐思曠方廣李舒章雯浙西聞社江北匡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吳門别有羽朋社於沂沈發楊廷樞鄭敦教劉曙宋學分眺宗典來況等共二十人武林讀書社聞子將啟祥旅天生玄爲延年千秋嚴子岸渡子同津子養沆等偶山左大社振縣貢生趙士喆伯濬倡及卒私謚文潛先生蓋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扶九出白金二十鎰家穀二百斛孟樸奔走聯絡以二張

為盟主秀水姚北若澣大會於秦淮幾二千人溫相君有子求入社扶九持不可十年正月太倉監生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習之橫張采張溥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其事督學倪元珙以議文聲妄許奪職同社周之夔希閣臣意值丁憂罣經詣闕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復有草十大罪檄以討復社者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姜埰救之始解而留都先有防亂公揭一事戊寅秋南直諸生顧杲（子方 無錫）吳應箕魏學濂（子一 嘉善）黃宗羲（太冲 餘姚）等一百四十

二人合詞具揭討阮大鋮（集之懷寧）及福藩稱制大鋮謀報復嗾王賓咼疏劾復社遠沈士柱陳貞慧（定生宜興）繫獄錢秉鐙（幼光桐城）沈壽民亡命匿金華山中得免（已邪秋農）（其貞慧等舉國門廣業之社於金陵）假令王師下江南稍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二張以文章聲氣結納於東南間為東林之繼是曰復社有依附得名者與論不無異同溫體仁當國因惡諸正人欲借端剷除異己奸人陸文聲希政府意作續蝇蚋錄（先有蝇蚋錄係溫體仁作）約二千餘人皆

海內君子上言復社不治將為不軌帝已疑之會蘇州推官周之夔以漕事罷官深忌溥等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皆溥采為之主而劉宗周黃道周等附之帝乃下其事於督學御史倪元珙元珙故遲久乃奏曰諸士修立名節即矜激無所害帝意稍寬而體仁以為黨護擬旨鐫二級降光祿寺錄事 又 之夔與采溥不相能已而巡按劾之之夔疑其受意於二張也上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名曰復社而陸文聲以

不合於采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二張與錢謙益相厚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為天子言之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事兵使者馮元飈力爭之始解

吳江計甫草曰復社社之後起者也庚午熊魚山先生自崇明調宰我邑最喜汲引人才孫孟樸吳扶九呂石香輩數人創復社楊維斗頗不快孟樸嘗懷刺謁維斗再往不見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我社者應社也應社之興久矣天下但知應社耳大江以

南主應社者沈眉生萬道吉劉伯宗婁東有應社十子、吳則有應社十三子又有五經應社楊子常顧麟士主詩楊維斗錢彥林主書周介生兄弟主春秋張受先王惠常主禮張天如朱雲子主易孟樸爲應社五經徵文游揚聲氣當日紛紛社集文字如南彥天下、善人文聚諸書、與復社之國表二集三集四集天如一人大公無我獎植後起且推魚山主持之乃合兩社君子倡導正學砥節厲行以相師友焉又曰應社本於拂水山房浙中讀書社本於小築各二十餘年

時西陵聞氏嚴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之艾皆鼎立不相下戊辰天如至京與嚴子岸定交子岸聽始大合兩浙同人於吳門受先宰臨川以消艾氏之燄故得化異同成聲氣云昔結陳大士

吳門鄭士敬曰復社始自丙寅丁卯間吾師熊魚山先生實主斯盟四海翕然從之吾郡楊雄斗張受先張天如吳來之楊子常顧麐士雲間夏彝仲徐闇公陳卧子金沙周仲馭周介生豫章羅文止陳大士章大力艾千子浙西錢彥林萊陽宋澄嵐冀狎主中原

及於楚豫閩浙粤東西山左右絡繹奔會而禾中孫孟樸爲東西南北之郵族屬既廣真偽不齊其中大雅之群淡若水介如石雖不自附於黨人而真氣所洽不汀以孚真足爲論行之本也介生有人文聚之選彦林有天下善之選吳次尾録吉士有國表之選吳中應社雲間幾社海寧一社後先唱和而統以復社爲總持隱然龍門月旦而嫉之者至矣往自顧涇陽先生立東林書院萃天下之賢人講學論道後世衣鉢相承吾鄉前輩若吳同卿黙文文肅震孟姚文

毅希孟周忠介順昌傳燈嫡派而復社則東林之正傳也憶余初登賢書張異度先生遺書於余曰名利中斷不可熱聲氣中斷不可冷孔孟介然自異於鄉原者以此余負其言若楊維斗徐九一顧端木顧漢石劉公旦侯豫瞻侯雍瞻黃蘊生黃介子夏彝仲陳卧子灼節赴義增榮泉壤後之君子可以興矣余幼時見有九龍虞山竹西小築四社合選馬君常錢受之聞子將方孟旋諸公爲倡黃貞父設教西湖有素業五編顧九疇金伯闇有貽清堂文筆山居社藝蕭

伯玉暇編皆彬彬然相雜而文彰神廟久道化成之[illegible]歲巖大儒多出其間執詣文社不足重數盛衰倚伏流品雜進三十年來吾目中遂見其敗 本朝舉丁亥會試爲涿州銓作序娓娓千言皆甘心復社銓事魏閹東林諸君子定逆案罪廢者二十年後從公朝撥弘文院大學士思快睚眦閻洪承疇阻其事故得免焉

辛未會試吳偉業中會元乃同榜第八名張溥受業門生瓊林宴時不敢僭坐師上奉旨張溥坐會

元之上盛事亦奇事